◇人间味道

依稀往梦似曾见

□ 白军君

我与吕梁报有着难以言说的情感纠缠。

1983年,冬季开始不久的一个下午,沸沸扬扬下了两天的雪愈发热闹,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天地苍茫一色。在我读书的那所学校显出仄逼的阅览室里,我意外地发现了《吕梁报》。报纸被那种老式的木头报夹整齐地夹着,版面比别的报纸要小上一半。叫我惊喜的是,报纸有专门的版面用来刊登文学类稿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在校学生,我不大会去关注新闻。吸引我的是,那一期的报纸上刊登的是一篇小说的连载。我几乎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发表这小说开头的那期报纸。

我被作者挡不住的才华和极其凄美的叙事深深地感动。当杨老师喊着她要关门下班的时候,我才听到架在教学楼上的高音喇叭传来《射雕英雄传》令人血脉喷张的音乐前奏,连续上行的弦乐营造出一个爱恨情仇的快意江湖,接着便是罗文、甄妮用十分流行的粤语合唱的歌声: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

那时,我十七岁,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正是冬季,光秃秃的树枝间栖息着成群的麻雀。阅览室上的是行政班,这和我的课余阅读形成时间上的冲突,于是我便经常逃课,大多数时间,阅览室里只有杨老师和我。杨老师那时接近五十岁,她好像总是觉得冷,整个冬天,永远是背部靠着暖气片,双手拥着一个装着开水的硕大的罐头瓶子。

我渴望着有那么一天,我自己也能够写出叫人心生感动的文字在《吕梁报》发出来,以此满足我对文学那份真诚的热爱。

第二年的春季和夏季,我和我们班的另一位同学会经常出现在吕梁报文化科,我们的衣服口袋里揣着手写的稿件,我们渴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在吕梁报发出来,更多的想法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聆听到编辑老师们对我们的文字给出一些文学尺度上的判断和指导。

文化科就四个人。高丽萍是科长,她总是那么明快,看稿的速度很快,然后,马上给出看法。卫成印的散文写的大多是回忆童年生活的题材,读来叫人温暖。王亭亭说话语速很慢,她总是一副不着急的样子。王栋老先生满口汾阳话,他编中缝,内容是从别的报刊上剪下来,大多是一些生活类的小常识,老先生自得其乐,工作一丝不苟。客观上,他们是我文字上的开蒙老师。

事实上,半年之后,新学期开始不久,编辑就给了我机会,《吕梁报》连续发了我的一些稿子。其中,我写兴县摄影家王付全的文字,配了摄影家的作品,占了报纸的一个整版,发了出来。那个时候,自然来稿堆积如山,报纸几天才出版一期,版面又小,报纸处理稿件的能力十分有限。在报纸上发一个整版非常不容易。报纸发稿有它的规矩,终审不大可能会随意地放开口子。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编辑和负责终审的领导会拿出一个整版来发表一个18岁在校学生的文字,那种提携和鼓励新人的做法,需要编辑拥有极大的为人作嫁衣裳的高尚情怀,还有,终审那里,也需要一种相当的担当和底蕴。

有一次,我给李三处老师写了一个充满浓郁文学味道的人物通讯。文章中有一句话,引自李三处本人的说法:"我甚的鼓儿也擂过"。高丽萍看到这句话之后,把我结结实实表扬了一番,她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语言,把人物写活了。从此,我对好的句子,大致建立起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粗浅感觉和比较清晰的自觉。

得到鼓励的我更加勤奋。

我努力着做起自己极为幼稚的文学梦想。到1986年夏天毕业的时候,我在《吕梁报》已经发表了二三十篇(诗)文学类作品,这些稚嫩的显出青涩味道的文字将很快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8月中旬,我写好了一篇人物通讯,交到报社王栋老先生手里。王老先生看过稿子后表示,他自己并不负责经济类稿件的编辑。他说他会把稿子推荐给专门负责处理此类稿件的部门负责人。

稿子最终没能在报纸上发出来。

后来,王栋老先生又极为热心的把我和稿子一起推荐给他的汾阳老乡王笑。那个时候,王笑做着《山西工人报》驻吕梁记者站的站长。王栋老先生的想法我不会不知道,他是希望《山西工人报》能够给我的稿子一席之地。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是,王笑直接把我推荐给一所地直学校的校长,就这样,我在那所学校做了行政。我的工作相对清闲,单位福利待遇也好。终究,我还是扛不住文学梦想鬼魅般的诱惑,梦想着能够到《吕梁报》做一名文化编辑,把个人的兴趣爱好做成职业。

我还就真的等到了一个机会。1991年,吕梁报社计划扩版,增加人手,我把自己的心事说给了校长,算是口头向她提出了申请,她不同意,态度十分坚决,一点儿也没有融通的余地。这不是领导的故意刁难,是我自己不够意思。我毕业分配那一年,《义务教育法》开始施行,按政策,我们那一届师范类毕业生一律下放到农村,而我因为恩人王笑的举荐,再加上我会写点儿文字,被幸运地留在城里。

那段日子我十分沮丧,我把苦恼说给了吕梁报社杜志社长,老杜表示他可以和我单位的领导说一说。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老杜带着我走在路上,从报社到校长家里,那段路程并不远,道路两旁是体态婀娜的柳树,在清新的微风中,柳树是一副动人的碧绿。

我走在老杜的后面,当老杜敲开门出现在我们校长面前时,校长一脸惊诧。马上她又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校长的爱人做着地区教育局局长,曾经是老杜的下属。早年,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两家是邻居。老杜的说辞使我羞涩,他从报社工作的需要和培养人才的角度,希望校长能够顺利放人。男主人正在卫生间刮脸,当他知道老杜亲自登门拜访的来意时,立即停了手上的动作,很不客气的要求他的校长爱人马上放行我的工作。校长当下就笑着依了局长丈夫的意见。

如今,30年过去了,我已经进入暮年,文学不过是我年轻时做过的一个飘渺的美梦罢了。我对我自己早就失去信心,像我这样身心残缺的人,经常对人生怀着一种真切的失望。《吕梁报》和我的人生有着很难说清的纠缠,我曾在那里的文化科、总编室讨过生活,又做过那里的广告,我和闫东海、梁琪玲、王亭亭、彭斌他们至今依然保持着友善的个人往来。我不明白这里面究竟有一种怎样的联系,大千世界,纷繁复杂,自然有我所不能了解的逻辑。

可是,在一些黄昏,我依旧会回忆起老杜带我去登门拜见校长的十分遥远的那个清晨,回忆起当初读到《吕梁报》连载的那篇小说时的那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还会回忆起校园里高音喇叭传来的那个歌声:

"依稀往梦似曾见,
心内波澜现,
……
万般变幻,
斩不断理还乱,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
恩义两难断。"

◇流金岁月

武侠梦

□ 张静洲

每一个少年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头戴斗笠肩扛宝剑,行侠仗义快意恩仇,行走江湖来去无踪。

大侠霍元甲今天要和独臂老人比武了!陈真的鸳鸯连环腿打败哪位日本武士?晚自习还不散就赶紧往回跑。有幸生逢在那万人空巷热血沸腾的美好年代,让我们的少年时光充满正能量。

在家里还没买下电视之前,一路上去路过的单位上看几眼,比如在公路段或者修造厂会议室看一会儿。喜欢的几部剧是《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海底来的人》,有时电视上也转播电影,特别好看的有《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老枪》,我的一个同学的下巴长得很像瓦尔特,我就叫他的外号--老瓦。

家里第一个电视是日立牌的9寸黑白电视,天线是长长的木杆子上面圈一个铝线曲成的回形针,也有绑上健力宝空桶子的,朝向不正确时电视就成了炒大米,还得在外面转方向。夏日晚饭后巷弄里的邻居都拿着小板凳来了,把电视搬到窗户外,一院子人高高兴兴看节目。外国文艺有芭蕾舞演出,奶奶就笑话啊呀光屁股不害羞!外国人见面亲手说话的中间就要亲嘴,人们都捂着眼睛偷笑。

县城电影院已经从剧团改在大礼堂播放了,礼堂的旁边是照相馆,橱窗上贴着一个眼神忧郁弹吉他的帅小伙,不是别人那是我饼大哥。一天中午礼堂演出了香港电影《画皮》,大白天吓得观众不敢出门,女鬼快出来梳头时,人们都捂着脸从指缝里偷看。影剧院贴着《小花》《红牡丹》《庐山恋》《孔雀公主》《喜盈门》的各种海报,放着《妹妹找哥泪花流》流行歌曲。

横空出世由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电影票才一毛钱,我们看了好几次。随后一批武打片相继推出,《武当》《南北少林》《南拳》《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少林小子》个个都是武打片精品。

英俊小和尚一夜之间成了我们的偶像,怎么办?那第一步就是要剃光头,于是一天下午活动时间,我们七八个相约好一起理发,当然是统一发型个个是光头,削发明志从此以后就是武林中人了。晚自习政治老师一进门就说:今晚的教室怎么这么亮啊!第二步要练武得有个固定场地吧,我们从操场一溜烟跑到梁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隐蔽的沟里,在一个较大的平台上用树枝砖头凿出三个大字----少林寺,又在两侧土壁上距地一米处凿出十几个压腿的脚窝窝。第三步做一个沙袋子。虎子和肉犊用编织袋到南河滩树林子里搞了一袋子土沙,我和丕人在梁上瓦窑扛回一根碗口粗细的柱子,把柱子搭在一个窄沟上面,沙袋用绳子一吊,开始打沙袋喽,

大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非常开心。

学武术没人指教基本都是瞎玩,但大家玩的很认真很入迷。先是一去要跑步十几圈达到微微出汗,然后压腰压腿,接下来踢腿五十下,站马步冲拳一百下。臂力的训练主要是引体向上和俯卧撑,腿力的训练主要是弹跳和摸高,腹肌的训练主要是仰卧起坐和单杠。基本功练完就开始学一些有难度的技巧动作,只有速度加协调性,完成动作才能干净利落潇洒飘逸。比如练一个鲤鱼打挺(常常让木钩钩扎了屁股),还有扫蹚腿、劈叉、虎扑、旋子、侧手翻、旋风脚、腾空摆莲、前空翻、侧空翻、后手翻(小翻)等等,除过旋子转体三百六十度劈叉落地这一招没学会,其他的都会了。直到后来上了瓦大,教体育的李老师是全省散打亚军,一上体育课就说:来!再翻几个看看。于是我助跑几步一个毽子弹起空中,脖子向后一挺,半空中看见蓝天白云,耳边但听唰的一声直体后空翻完美落地又连住七八个后手翻才住手。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有个外号叫老雕的练习鹰爪拳挑战我们少林派,那家伙摇头摆尾口里呀呀叫着刚摆了个门户,就让飞熊一招"鸭子入水"就把眼睛捅破了,第二天头上歪包着扎着纱布活像个逃兵,用一只眼睛还苦笑着。又有一次星期天,我们在谷场里练武,来了一个挑战的十八九岁大兄弟,在省城打工之余练了几招,能在半墙连飞两脚,看我们比他小三四岁口出狂言"谁来战我?"并要单挑所有人一齐上,结果我和老歪两个人应战,老歪在前面诱敌,我趁他后背空虚腾空一脚,等他觉得不妙一回身,心窝已中我飞腿仰面八叉倒在地上,一时三军雷动大呼胜利。从此,少林派一战成名声威名大震。

"一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这是几十年前在树林里练武时,偶遇剧团武师说的话,我至今依然记得。人生一路走来倍感这话内涵特别,很有意义值得深思体悟。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武林究竟在哪里?武林就是自己,强身健体陶冶性情,磨练意志提高品格。有情有义有始有终,严格自律管好自己,一身正气超越自己。武林即我,我就是我的侠客。

◇诗词坊

故乡的风(外一首)

□ 吕世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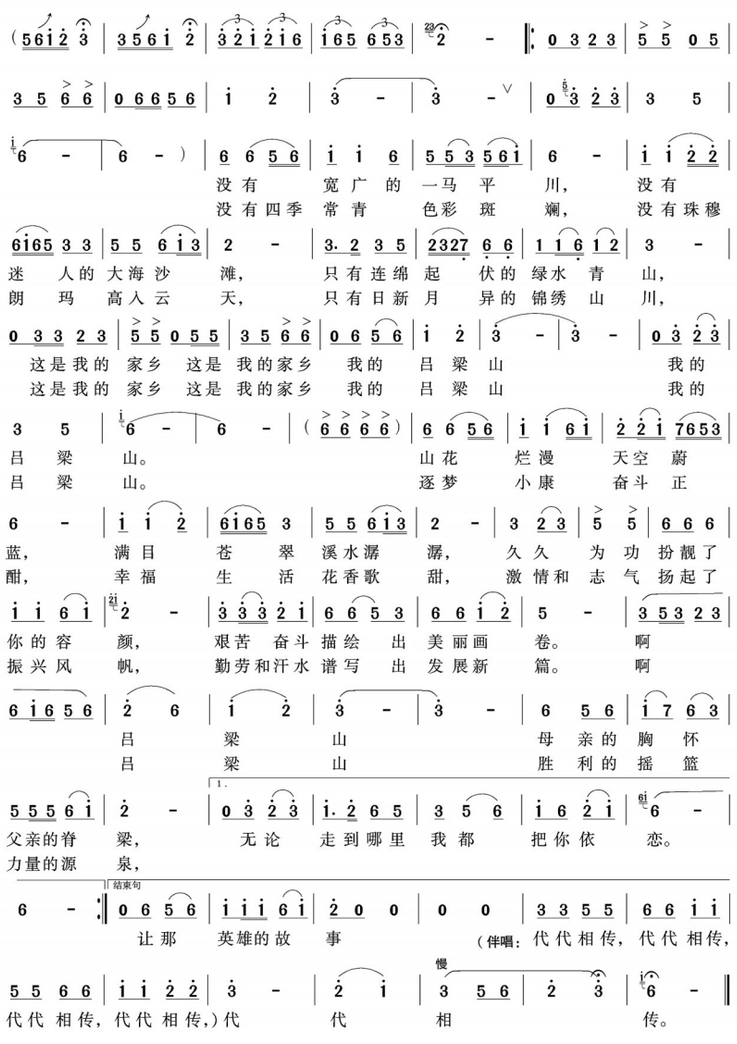
站在新春十字路口
我像一名执勤的警察
随心所欲地
指挥着四季来风
我向左侧招手
春风就从左侧吹过来了
然后再向右侧招手
秋风就从右侧吹过来了
季节的风　就是这样
紧一阵慢一阵地从我身旁走过
不断吹拂着我左侧或右侧的脸庞
它们虽然来自不同季节
却都是我的发小
一起耍土　一起长大
岁月在　人未老
风儿也仍然年轻
不管本地异乡遇了
我都会迎了上去
紧紧地抱着
并扯开嗓门大喊一声
老乡

油灯下的回望

油灯下　母亲淡定神闲
盘腿坐在土屋炕上
在微光烛照下纫针走线
把一件破得不能再破的旧衣裳
缝上一遍　再缝上一遍
举起油灯　在母爱的长巷中穿过
终于在回望中瞭见
一首慈母手中线的旧唐诗
在历史的夹缝中
豁然一闪

我的吕梁山

1=D 2/4 深情地　　李藻芳 词　杨洲 曲



黄河早春

陈国虎 作

鉴赏

◇戏曲艺术漫谈之五

无所不能的艺术

□ 梁镇川

中国戏曲一个独有的艺术特色,就是它的虚拟写意性。

中国戏曲以虚拟作为反映生活的基本手法。它利用舞台的假定性,通过摹拟、写意、夸张等手法来表现生活,在舞台表演的有限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意境,以对生活做出广泛而形象的概括。

有一副舞台楹联是这样写的:

咫尺间呈现大千世界是非曲折
顷刻时演绎古往今来美丑忠奸

可见,中国戏曲在时间、空间运用上的独特优势。有人称中国戏曲是"无所不能"的艺术。与西方戏剧舞台动作摹拟写实的表演风格不同,它依靠唱念叙述手段和做打身段动作的虚拟,将所需表达的事物,摹神取象,借象出意,从而获得传神写意的创作自由,以有限的舞台来表现无限广阔的时空和生活。

看看传统戏曲吧,大幕拉开往往是空空如也,观众可以把它视作广阔原野,也可以把它看作庭院房间,还可以把它当作公堂府衙。观众的想象空间何等巨大!

简单的"一桌两椅",随着剧情的时空变换,摆在这里是小姐闺房,挪到那里是员外厅堂,换个位置又是旅店客栈。

戏剧的情节、人物、环境、景象,全凭演员的唱念做打来交待。走个园场,可代万里行程;四个兵卒,即指千军万马;手执马鞭,便是纵马驰骋;手划木桨;就是碧波泛舟。同一个场面,开门踮脚,即到门里;关门上锁,就到门外;低头碎步,下得楼来;抬头碎步,又上楼去。在同一个舞台场景中,借助于演员写意性的虚拟动作表演,剧情故事情节或人物可以从一个环境迅速转入另一个环境。《宝莲灯》里的小沉香,翻一个跟头进入平台里,再翻一个跟斗出来,就从幼年变为青年了。甚至有时利用一两句虚化的台词,即可把一个漫长的过程交待出来。

如此虚拟性和模仿性、自然时空和心理时空、有与无、虚与实、演员与角色、演员与观众的和谐统一,便构成了中国戏曲独具东方个性美的艺术特色。这种虚拟性,既有利于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也给演员们带来了更大的艺术创作自由。难怪一些西方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会对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倾心叹服。

中国戏曲这种写意模仿的虚拟性,又为广大观众所认可。明明是空荡荡的舞台,摆放一桌两椅,演员唱道,有老身打坐在二堂厅内,观众便认可是在厅堂之内了。流程彩女手把云片翩翩起舞,观众便认为是祥云浮动,腾云驾雾。甚至小姐、丫环手推花草景片满台移动,观众就知道她们是在游逛花园。这种演员与观众的互动、统一与认可,也是中国戏曲的独特功能。

可以说,以"虚拟性"为核心的、中国戏曲美学指导下的、"写意"的戏曲艺术体系,是中华民族戏曲对于世界戏剧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它把戏曲舞台的局限性,巧妙地化成艺术上的独特优势,并为广大观众所理解和接受,决定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三川河 85期

早发竹下

【宋】范成大

结束晨妆破小寒,跨鞍聊得散疲顽。
行冲薄薄轻轻雾,看放重重迭迭山。
碧穗炊烟当树直,绿纹溪水趁桥湾。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